

乡下的年味儿

付桂秋

提起年味儿,首先想到的是乡下,因为乡下人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传统,年味儿也更足。

在我们辽北,过年的气氛越来越热烈。除夕这天是讲究最多的日子。记得头天晚上,母亲就会很郑重地叮嘱我们:从明天开始,不许吵架,不许骂人,更不许哭,要拣喜庆祝福的话说。除夕吃过早饭就贴对联窗花了。院子里红火起来后,母亲会按照列出的单子炖猪蹄、炖排骨、炖鸡、炸丸子、给鱼过油,等等,这是准备接年夜饭中各种菜肴的第一道程序。接年饭上,菜的种类越多越好。我家6口人,多数时候是8个菜或10个菜,高兴了也有做12道菜的时候。还要做一锅米饭,这顿米饭必须要有剩余,预示着年年有余。接年饭最讲究的是整条的鱼,和米饭剩下一样,要是年年有余的谐音,还必须要带猪蹄,那是刨钱儿的象征。

而我父亲,这天上午就是专职收拾猪头。杀年猪的头不到除夕不能动,因为那是准备祭祖用。

现在还能记起在乡下祭祖时的情形来。我家供桌设在仓房正面,是一个老式八仙桌,猪头摆在桌子正中间唱主角,过了油的整条鱼也要先放在这里,再用小碟子挑几样菜摆上。我就想,老祖宗大概和孙悟空一样,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他们没有吃这些食物,只是来看看我们,就像父母不舍得吃腊八粥一样,把好吃的都留给我们了。

在除夕夜,就连扫地都是有讲究的,要往外往里扫,意思是百财进门不外流。从贴完对联到大年初二,不能往外扔东西,连垃圾都不扔。这和扫地是一个道理。半夜煮饺子时,不能全部捞出锅,要留下两个占锅底。我结婚自己过日子多年,别的习俗可以省略,但除夕夜煮饺子压锅底的习俗我一直坚持着,感觉这才有年味儿。除夕的饺子一出锅,就要隆重地燃放鞭炮,这也是大年期间燃放爆竹最多的一次。

晚上10点后,就听那鞭炮声不分远近地传来,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夜幕下,高高挑起的大红灯笼把小院照红了脸。借着灯笼的光亮,可以看到爆竹的青烟在村子上空缭绕,孩子们叽叽喳喳叫着、笑着、闹着,喧闹的乡村就像炸了锅,过年的气氛就这样达到了巅峰。

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小巷里,成群结队穿着花花绿绿新衣裳的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小灯笼,出东家串西家地疯跑。这时候,每家大人都显出少

有的慷慨,只要有孩子进门,就会抓把瓜子或拿两个糖块给孩子揣兜里。亲戚长辈还会给块八毛的压岁钱。孩子们腼腆地接受,礼貌地道谢,拘谨地道声“过年好!”然后就一溜烟儿地跑去一家了。等兜兜揣满,就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把兜里好吃的掏出来,自己放一个地方,留着过完年“打牙祭”。然后急忙冲出家门,再接着去拜年。

除夕这天,男人们理了发,刮了脸,穿了新衣裳,精精神神地去左邻右舍串门子。我们老家还有一个老令儿,就是三十儿晚上女婿不能来老丈人家,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大了解。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我堂姐夫一推我家大门,就被院子里的父亲挡了回去。父亲沉着脸说,你有规矩没?大三十儿的上我们家串啥门子?你有啥事儿改天再来吧。堂姐夫笑着说,老叔,看你这走南闯北的人,咋还这么封建呢?父亲依旧板着脸,回敬他道,这叫传统,老辈子留下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父亲是很有威严的人,他严肃起来全都怕他。同时他又很传统,过年严格按照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办。不过,父亲的老规矩也有可以打破的人,那个人就是村东头的刘大娘。

刘大娘丈夫去世得早,没有儿子,4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她自己留村里过日子。在我7岁那年,刘大娘春节前生病了,家里清风冷灶什么都没准备。吃接年饭时,父亲就用小推车把她推我家来了。等

吃完饭,又把她送了回去。

晚上父亲又翻炒肉和菜,叫母亲和他一起去给刘大娘包饺子。母亲说我不能串门子,过会儿你把咱家包完的给她送去点就行了。父亲却说,过年嘛,过的就是半夜包饺子的热闹,这叫有人气儿。接年饭她都没做,这饺子再不包,她心里不定多难受呢。

我们几个孩子心里揣测,这里肯定有问题。不然这样一个不相干的老太太,父亲怎么就不顾及那些老规矩老传统了呢?后来,这个谜是母亲为我们解开的。她说,你爸和村里叫嫂子的人都开玩笑,可你们啥时候见过他和你刘大娘开玩笑?他比你刘大娘小18岁,他小时候和你刘大娘住邻居,你奶奶生病时,都是你刘大娘带他的呢。滴水之恩还需要涌泉相报,你们不是听说过黑包公老嫂比母的故事吗?你们几个都记住了,老传统最讲究的就是孝,百善孝为先,这比啥都重要。

宋朝人这样过年

刘逸南

如果把历史的指针往回拨1000年,我们将抵达宋朝,接触到另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数百家店铺和数千个人物,把宋朝城市的生活记录得细致而真实,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人对于生活质量、文化娱乐的追求与现代人并无太大差别,甚至于现今的新年习俗很多都能从宋朝找到源头,活色生香的各类年俗既有市井之中的人间烟火,又有朝堂之上的盛大庄严。

宋人重视过年,因为我国古代是

农耕社会,在自然节律的更替之际,人们一方面盘点一年收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仪式习俗寄托对来年风调雨顺的期盼,而平民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将宋朝新年的热闹气氛推向高峰,与民同乐成为时代的主题,勾栏、茶馆、酒楼等娱乐场所应接不暇,晓市、夜市、商铺不再拘泥于时空界限。宋人的年俗究竟有多讲究?祭灶神、鞭春牛、大傩仪、五辛盘、屠苏酒、大朝会、观百戏、赏花灯……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无不投入这场举国欢庆的盛事之中。

在食材极其丰富的宋朝,年夜饭更是拥有无限的可能。在年夜饭上,宋人也毫不含糊。《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书中就记载了200多种食物,从蔬菜水果到肉类,从腌渍凉拌到烧烤,光馒头就有寿带龟、子母龟、欢喜、捻尖、剪花、小蒸作、骆驼蹄、大学馒头、羊肉馒头九种。七碟八碗摆满餐桌,有鸡有鱼,有荤有素。

说到宋人过年都有哪些好玩的活动,最热闹莫过于除夕夜了。《梦粱录》里记载:“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

和今天一样,家家户户都要大扫除,前几日早早备好的门神、春联、年画都拿出来了。一番忙碌之后,屋内屋外,焕然一新迎接新岁了。

不仅如此,宋人过年期间,每天都有各色艺人表演各种娱乐节目:魔术、杂技、说唱、歌舞、杂剧、蹴鞠、猴戏、猜灯谜……所谓“奇巧百端,日新耳目”。

文人雅士则通过宋画鉴赏、古琴演奏、南宋花艺等多种雅集形式进行社交娱乐。一群文人雅士相聚一堂,以文会友、饮酒斗茶。

小孩子也有不少娱乐方式。他们不仅能拿到长辈给的压岁钱,还会跑到外面,绕街唱儿歌:“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除随我来。”儿童们以此相戏谑,寄托的却是人们希望来年变得聪明的意愿。

苏东坡写过三首诗,分别为《馈



年俗记忆

张仲旭

我的书架里有一本1921年版《庄河县志》,里面关于庄河年俗的文字,让我了解了庄河人昔日过年的习俗。

据《庄河县志》记载,庄河人过年的习俗有请年,旧历腊月三十贴春联、挂文彩,设供桌,各家遣子弟诣祖堂,焚香、奠酒,请先祖回家度岁,谓之请年;接神,既夕,燃红烛,列供品,持手灯,按方迎神,谓之接神;发纸,守夜至丑刻,设香烛供品,陈几于庭,焚香于斗,向南叩拜天地,谓之发纸;拜年,各家子弟,遣诣附近祠庙,焚楮毕,近郊宗族人等沿家互相拜贺,谓之拜年;辞岁,举家卑幼,向尊长谒贺,谓之辞岁;分岁,家主以钱文布帛分给小儿,谓之分岁。

《庄河县志》记载的这些过年习俗,看上去似乎是繁文缛节,但却充满着浓烈的仪式感,是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如今翻阅着《庄河县志》的这些文字,瞬间便激活了我脑海里关于儿时过年的诸多记忆。

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每天都盼望着过年,每天都希望快过年。因为那个年代过年,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儿。过年时,穿上妈妈亲手做的新衣服,激动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大年初一,孩子们出去玩一天。那个时候,给长辈拜年是每个孩子必须会的礼仪。风车转、大刀耍,那是为孩子们准备的节目。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可不是玩手机,而是聚在一起放鞭炮。过年那些天,每天不等天大亮,我们就起床了,然后找小朋友们一起放鞭炮,年味儿特别浓。

那个年代过年,尽管家家户户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家家都努力积攒些钱,就是为了能过个富富有余的年。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都开始备年货,集市上人头攒动,叫卖声此起彼伏;那个年代过年,大伙儿都舍得拿出压箱底的钱买年货。一般都要买些瓜子和糖果,以招待过年上门的左邻右舍。家家户户满墙贴的都是年画,色彩鲜艳,喜气洋洋;那个年代过年,家家户户贴的对联一般都是自己写的,或者请写字漂亮的邻居写,全选吉祥的话儿,期盼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姑娘们会剪窗花,然后贴到窗户上,而且还要比比谁剪得窗花漂亮;那个年代过年,妈妈用大锅蒸的馒头、年糕,吃起来又香又甜。随着鞭炮声的响起,饺子的味道隔着窗户都能飘出来。除夕夜,全家人一起吃饺子,老人们同孩子一样开心,不图吃什么,图得就是一个乐和,全家人围在一起守岁,不到丑时都不肯上炕;那个年代过年,村里都是泥土路,但大街上走亲访友的人特别多,热闹非凡。很多人骑着自行车,蛮闹气的。条件好的家庭,全家人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马车上走亲访友,好有派头。

那个年代,过年年味儿太浓了。时光匆匆,又一个农历新年到了。如今,父母老了,孩子大了,好好感受一下传统的年味儿,让年隆重而来……

春节写意

陈泽来

温馨的春、火红的夏、盈实的秋,都一一走过,前面便是冬日的门槛了。这时候心里总有一丝淡淡的喜悦,钟情于冬日,是由于一直以为只有理智的冬才分外使人冷静和沉着。而在所有的冬日里,春节犹如一支火炬,照亮了季节深处,繁华落尽后那一抹朴素的颜色。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几天最亮堂。家家户户都张贴了春联,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落落,庭前堂内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几天最舒心。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喜气,眉间都漾着福气,低下头,抬起头,满眼都是浓郁的喜庆,进了门,出了门,耳边萦绕的都是挚诚的祝福。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几天最热闹。城里的少年、乡下的姑娘,踩着高跷扭起了秧歌,舞起了长龙。叔伯邻居、妯娌姑嫂、兄弟姐妹,你拉我我邀你,走到街上去,直把自己的豪迈、自己的柔情、自己的浪漫情怀都尽情挥洒到太阳底下。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几天最醉人。四海为家的游子们,都如倦鸟归巢般奔赴家门,看望自己的白发亲娘。他们卸下行囊,甩掉疲惫,洗去征尘,和亲友们团团围坐,尽享天伦之乐。

四季轮转,岁月轮回,一年中总有那么几个白天举杯同庆、同乐,一年中总有那么几个夜晚火树银花、辉煌灿烂,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冬阳里嗅得出春天的味道。

春节,一年到头的一次大的总结,它是承前启后、峰回路转的一个美好契机,更是在辽阔江天中安然行船的一个有力保证。

红火旺年

(组诗)

张德平

备年货

阳台上的长寿花
从元月开始
绽开一簇簇春光
花苞般鼓胀的
还有我的诗行

冰封的河面
滑出孩子们的快乐
青褐色的柳条
分明泛着来年的向往
偶尔炸响的鞭炮
要唤醒冻土下
并未冻僵的梦想

按着老家的习俗
把年货一一备妥
红衣服选了又选
红袜子备了双双

找出珍藏许久的红酒
斟满心愿和祝福
将新春的钟声敲响

点灯笼

在临近年根儿的夜
家家房檐高举
一盏盏红灯笼
让正月生动起来

红灯笼
点亮喜庆点亮吉祥
点亮快乐点亮希望

红灯笼随风轻摇
仿佛微醉的乡邻
冲我频频点头

我不酒而醉
也摇晃着
奔向你们

睡土炕

土暖气,土炕
土得人舒坦

白天,满屋阳光
夜晚,炉火正旺
楼房的床太过柔软
而土炕呢
让你梦中也挺直脊梁
好好烙一烙背
好好烙一烙腰
我熟悉的土炕啊
胜过最好的膏药
平日里那些
时隐时现的烦恼
也瞬间被热乎乎地暖化
整个人变得清爽通透

